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孟杰 李岩松

“就让我在烂尾楼里住吧”

3日下午2点,天气预报的阵雨没有如约而至,唐小娇的眼神一刻都不敢从儿子小博的身上移开。住进烂尾楼一个多月,楼前那堆沙子成了儿子闲时的乐趣。沙堆四周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在沙堆的一旁,还有一个已经生锈荒废的水泥搅拌机。大人们绕着沙堆走,7岁的小博和小伙伴一起跑上跑下,没有一丝疲惫。

“住在这里好不好?”7岁的小博眨巴了下眼睛,犹豫了一会儿说:“好。”

小区1号楼灰色外墙10扇空洞的窗子外,唐小娇“家”大红色的窗帘格外惹眼。

2012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唐小娇坚持要买下“别样幸福城”的房子。“因为孩子能有学上。”只隔着一条苜蓿路,就是唐小娇当初铁了心要买下这里房子的动力——昆明市官渡区关上第二小学。

唐小娇买下的房子位于“别样幸福城”3号楼13层,没有电梯、没有水电,望着黢黑黢黑的楼道,她实在是没有勇气每天承受爬楼的困扰,在小区里转了一下,她挑了离小区门口最近的1号楼,随便在二层扫了一间卧室,捡了别人送的一张双人床,加了一件床头套罩。这里就成了“家”。

“住帐篷我也要搬进来。”丈夫不是本地人,自己的老家在几十里外的农村,在昆明奋斗了十多年,唐小娇想有个自己的家。

2013年借钱交了首付,唐小娇狠了狠心,挑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那时候,她刚怀老二。心里盘算着:老大一间、老二一间,他们小两口一间,爸妈公婆来了还能有一间。她盘算着,也憧憬着……

2015年,“别样幸福城”项目突然停工。唐小娇没想那么多,每月依旧到了7号就按时交付3688元的房贷。她想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多业主呢,又不是自己一家。2016年,父亲因为胰腺癌去世,到死都没住上闺女想孝敬一下自己的新房子。2017年,他们提起仲裁,但至今也没能拿到开发商向业主们应该支付的每月1500元的逾期损失。

希望一点点磨灭,唐小娇也生活在自责中,她认为买房是自己任性了,她觉得因为买房父亲都没钱看病了……

望着空洞的窗边随风飘起的红窗帘。她现在脑子里时常有一个念头:就让我在烂尾楼里住吧,至少这是我的家,别赶我就好。

“男朋友一听烂尾楼,吓都吓跑了”

“今天要给大家改善伙食了,三菜一汤还有肉。”

唐小娇搬进来的时候,1号楼的一层已经有住户了。

下午6点,陈艳春把一锅热油浇在一大盘凉拌好的海带丝上,热油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在“别样幸福城”南门一侧,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板房,买上煤气、灶台,再置办一些锅碗瓢勺,这里就成了搬进“别样幸福城”的30多户业主的临时厨房。陈艳春是一位单亲妈妈,也是第一个搬进“别样幸福城”的业主,成了大家的临时掌勺“大师傅”。

陈艳春是火辣的川妹子,当初是因为爱上了昆明的风景,才决定在这座四季如春的花城安家。结过婚,又离了,成了一位单亲妈妈。邻居悄悄说,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等了好几年也住不

晚上6点一过,也许是搬进云南昆明“别样幸福城”烂尾楼的30多户业主最为轻松的时刻。端着碗,吃着大锅饭,旁边三三两两的孩子在踢球……雨后,不远处的小葱长势喜人。

“别样幸福城”,临近关上第二小学,位于昆明官渡区巫家坝CBD核心区,距离最近地铁站只有几分钟路程。交通、学区、商圈……当初一心想要买这里的房子,业主们就是看中了这些,唐小娇也不例外。

从2012年交了定金,一等就是8年,唐小娇再也等不下去了,租的房子一到期,他们一家就立马搬了过来。因为买的房子在13楼,家里有俩孩子,实在受不来爬楼的折腾,在1号楼第二层随便扫了一间卧室,唐小娇和丈夫带着俩孩子就在烂尾楼安了家。

住进烂尾楼 一等8年,昆明一楼盘交房无望 30多位业主无奈入住“抱团取暖”



小区门口业主自发悬挂了条幅。

延伸阅读

住进倾尽心血购买的“大房子”,不走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刘萍和老公都下岗了。

一年3万多元的房租,他们承受不起了。6月3日,也是扫了一间房,刘萍和小女儿先搬了过来。一间朝北的卧室,刘萍用了两层窗帘,白天的时候拉上一层,晚上就全放下来,还可以挡挡蚊虫。

一张不到一米的单人床,刘萍铺得平平整整,在床的一侧,她拴了一根晾衣绳,把平时随手穿的睡衣挂在上面。下面的行李箱则放一些需要洗的衣服,方便一拉就走。另一侧的桌子上,刘萍放了一瓶黄色的郁金香,小小的卧室因为这瓶花增色了不少。

“日子总要过下去呀。”生

在云南,刘萍从小就是一位爱花的姑娘,在原本租住的房子里,每天她都会放一瓶鲜花。因为烂尾楼取水不便,她专门买了一束不费事的假花。

在春城昆明,刘萍和老公一直从事着旅游业的工作,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两个人都下岗了。商量了一下,他们退掉了租着的房子,把家具都运回了石林老家,他们想着,再不行就回老家算了。凑巧,近期公公的身体不好,老公一直都住在石林。刘萍和小女儿先搬进了烂尾楼。

“我俩现在都没工作,负担不起一年3万元的房租,现在每月要还9200元的房贷。”住进“别样幸福城”后,刘萍竟

然感觉到了有一丝踏实,49岁的年纪,她终于不用租房住,受尽别人一副瞧不起租房客的眼光了。

因为用电不方便,刘萍托人安装了一块太阳能板,勉强解决了晚上用电的问题,手机充电她则隔一两天去一次附近的亲戚家并带上两块电池和两个充电宝。“一进家门亮堂堂”成了她现在住房的唯一诉求。

“不华丽,但是住得也踏实。”住进了倾尽自己心血买的“大房子”,刘萍决定不走了。“等老公回来找到工作,我就在隔壁再给他扫一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孟杰 李岩松

相关链接

政府和开发商希望业主“自救”

分业主也得以交房入住。

“自救也是我们提倡的一种方式。楼盘烂尾,根本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了。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与其把钱拿去租房,还不如凑钱自救。”当地有关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

自救方案如今被摆到别样幸福城4号地块的业主面前。今年6月15日,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召集业主代表,晓安拆迁公司等,专题研究别样幸福城4号地块业主自救等相关事宜。6月19日,晓安拆迁公司在烂尾楼中

贴出告示:“公司也希望与你们一道积极想办法,共同努力实现早日复工,并参照别样幸福城5号地块自救模式推进复工和交房工作。”关上街道办事处日新社区居委会亦在同日贴出的告示中提道:“请大家树立信心,同心协力,早日启动自救流程。”

过去几年,业主卯先生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去找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权。“现在我们累了,不想闹了,就让我们住在自己的烂尾楼吧。”卯先生叹道。

据中国新闻周刊

进来的烂尾楼。

不一会儿,“临时幸福城”里开饭啦!茄子和四季豆,陈艳春整整上蒸笼蒸了半个多小时,还有云南特色菜红三剁,怕炖的芋头汤不入味,陈艳春又放在高压锅压了一下。装点的小葱是刚从自己小菜地摘的,“新鲜得很”。改善伙食,是因为一位业主回了农村老家,带回来一些新鲜食蔬。平时,他们多吃白菜和土豆,绿叶菜也很少吃。“因为要洗,会费很多水”。

今天回家吃饭的有二十多口人。女人们坐在一起闲聊天,聚在一起刷抖音,男人们则商量着趁着这几天不下雨,把小区那几个空地再扫出来。

喊了好几遍,小博和两个玩伴还在踢足球。在他们的背后,是一条红色的条幅,上面写着:欢迎四号地业主回家。这是陈艳春刚搬进来时,自己扯上去的。

“她还买了好多只公鸡崽,说能辟邪。”一位邻居朝陈艳春打趣,说她买公鸡不如找个男朋友。“男朋友一听烂尾楼吓都吓跑了。”傍晚下雨后的昆明很美,这时候,也许是陈艳春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晚上6点半,陈艳春赶着出门,为了还剩余的房贷,为了给女儿交学费,她找了一份夜班的兼职,从晚上7点一直上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

到了10月份,就该装窗子了

为了省水,洗脚,洗手,洗衣服,陈艳春和旁边的一些邻居都会从楼下的一处废弃的地坑内取水。把一个水桶拴上绳子,放下水桶打一个翻,陈艳春已经很熟练。而住在3号楼的张英,取起洗漱水来,就有些优势了。在7号楼一层本应该是卫生间的地方,因为昆明连日来的阴雨天,已经积了一方水。

“一个盆洗脸,一个盆洗脚。”张英家住6楼,因为楼层还可以接受,张英还是选择住进了自己家。从4月份就开始找工作,5月份还没找到,租的房子马上就要到期了,5月下旬,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张英在外面一条废弃的路上望着“别样幸福城”属于自己的那扇窗子,突然就在门缝里找了个洞钻了进来。爬上6楼看了看,她觉得,能住!

每一个台阶都用水冲洗一遍,家门口的电梯并用捡来的铁丝网拦上了。还安上了一扇门,收拾了一个月,挑了6月8日这么个好日子,张英和老公正式入住。为了有“乔迁新居”的仪式感,她还挑了一副喜庆的对联。本来还想搬上来一盆绿植,但是太沉了。

“右边是两个卧室,这个书房也是可以改卧室的,这里是阳台,房子装起来肯定好住的。”对于自己的新房子,张英还有些憧憬。本来想着进来个装修队,简单铺一下地砖,安上个窗子就更好了,可是当初来了一批人,把装修队赶走了。

随着陈艳春、唐小娇、张英等人的入住,“别样幸福城”五个字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几日,小区里来得多的除了全国各地的记者,还有当地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

“刚开始建议我们自救,我们想着只要能住进来,合理的话,我们再添点钱也是愿意的,我们都填表了。”可过了没多久,张英又听说,好像开发商不同意这个措施,这个路子走不通了。“昨天又来了一批人,又让我们填表。”来来往往很多人,填了这样那样的表,可张英和业主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没有定论。

“10月份就该安窗子了。”张英打算,就在这里住了,住到交房为止。